

2837.4
4408 制
庫文作創

小坡的生日
老舍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庫 文 作 創

小坡的生日

老 舍

編主華東傅
庫文作創

(一)

日生的坡小

角五價實冊每裝平
費寄加酌準外

翻
印
必
究

版
權
所
有

舍 老 者 作 著
店 書 活 生 者 行 發
中路州福海上
所 刷 印 活 生 者 刷 印

版初月五年三十二國民華中
版四月五年六十二國民華中

目次

一	小坡和妹妹	一
二	種族問題	一五
三	新年	二九
四	花園裏	四二
五	還在花園裏	六〇
六	上學	八〇
七	學校裏	九五
八	逃學	一二四

九	海岸上·····	一八
十	生日·····	一五
十一	電影園中·····	一九
十二	噶拉巴啣·····	一九
十三	影兒國·····	二五
十四	猴王·····	三四
十五	狼猴大戰·····	三五
十六	求救·····	二六
十七	往虎山去·····	二九
十八	醒了·····	三六

一 小坡和妹妹

哥哥是父親在大坡開國貨店時生的，所以叫作大坡。小坡自己呢，是父親的舖子移到小坡後生的；他這個名子，雖沒有哥哥的那個那麼大方好聽，可是一樣的有來歷，不發生什麼疑問。

可是，生妹妹的時候，國貨店仍然是開在小坡，為什麼她不也叫小坡？或是小小坡？或是二小坡等等？而偏偏的叫作仙坡呢？每逢叫妹妹的時候，便有點疑惑不清楚。據小坡在家庭與在學校左右鄰近旅行的經驗，和從各方面的探聽，新加坡的街道確是沒有叫仙坡的。你

說這可怎麼辦！

這個問題和『妹妹爲什麼一定是姑娘』一樣的不能明白。哥哥爲什麼不是姑娘？妹妹爲什麼一定叫仙坡，而不叫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？簡直的別想，哎！一想便糊塗得要命！

媽媽這樣說：大坡是在那兒生的，小坡和仙坡又是在那兒生的，這已經夠糊塗半天的了；有時候媽媽還這麼說：哥哥是由大坡的水溝裏檢了來的，他自己是從小坡的電線桿子旁邊拾來的，妹妹呢，是由香蕉樹葉裏抱來的。好啦，香蕉樹葉和仙坡兩字的關係又在那裏？況且『生的』和『檢來的』又是一回事，還是兩回事？『媽媽，媽媽，好糊塗！』一點兒也不錯。

也只好糊塗着吧！問父親去？別！父親是天底下地上頭最不好惹的人：他問你點兒什麼，你要是搖頭說不上來，登時便有挨耳瓜子的危險。可是你問他的時候，也猜不透他是知道，故意不說呢；還是他真不知道，他總是扳着臉說：『少問！』『縫上他的嘴！』你看，縫上嘴不能唱歌還是小事，還怎麼吃香蕉了呢！

問哥哥吧？呸！誰那麼有心有腸的去問哥哥呢！他把那些帶畫兒的書本全藏起去不給咱看，一想起哥哥來便有點發恨！『你等着！』小坡自己叨嘮着：『等我長大發了財，一買就買兩角錢的書，一大堆全是帶畫兒的！把畫兒撕下來，都貼在脊樑上，給大家看！哼！』

問妹妹吧？唉！問了好幾次啦，她老是搖晃着兩條大黑辮子

邊兒跑一邊嬌聲細氣的喊：『媽媽！媽媽！二哥又問我為什麼叫仙坡呢！』於是媽媽把妹子留下，不叫再和他一塊兒玩耍。這種懲罰是小坡最怕的，因為父親愛仙坡，母親哥哥也都愛她，小坡老想他自己比父母哥哥全多愛着妹妹一點纔痛快；天下那兒有不愛妹妹的二哥呢！

『昨兒晚上，誰給妹妹一對油汪汪的檳榔子兒？是咱小坡不是！』

小坡搬着胖脚指頭一一的數：『前兒下雨，誰把妹妹從街上背回來的？咱，小坡呀！不叫我和她玩？哼！那天吃飯的時候，誰和妹妹鬪氣拌嘴來着？咱，……』想到這裏，他把脚指頭撥回去一個，作為根本沒有這麼一大回事；用脚指頭算賬有這麼點好處，不好意思算的事兒，可以隨便把脚指頭撥回一個去。

還是問母親好，雖然她的話是一天一變，可是多麼好聽呢。把母親問急了，她翻了翻世界上頂和善頂好看的那對眼珠，說：

『妹妹叫仙坡，因為她是半夜裏一個白鬍子老仙送來的。』

小坡聽了，覺得這個回答倒怪有意思的。於是他指着桌兒底下擺着的那幾個柚子說：

『媽！昨兒晚上，我也看見那個白鬍子老仙了。他對我說：小坡，給你這幾個柚子。說完，把柚子放在桌兒底下就走了。』

媽媽沒法子，只好打開一個柚子給大家吃；以後再也不提白鬍子老仙了。妹妹為什麼叫仙坡，到底還是不能解決。

大坡上學爲是念書討父母的喜歡。小坡也上學——專爲逃學。設

若假裝頭疼，躺在家裏，母親是一會兒一來看。既不得暢意玩耍，母親一來，還得假裝着哼哼。『哼哼』本來是多麼可笑的事。哼，哼哼，嘆喲的一聲笑出來了。叫母親看出破綻來也還沒有多大關係，就是叫她打兩下兒也疼不到那裏去。不過媽媽有個小毛病：什麼事都去告訴父親，父親一回來，她便嘀嘀咕咕，嘀嘀咕咕，把針尖大小的事兒也告訴給他。世上誰也好惹，就是別得罪父親。那天他親眼看見的：父親扳着臉，鄭重其事的打了國貨店看門的老印度兩個很響的耳瓜子。看門的印度，在小坡眼中，是個『偉人』。『偉人』還要挨父親兩個耳光，那末，小坡的裝病不上學要是傳到他老人家耳朵裏去，至少還不挨上四個或八個耳瓜子之多！況且父親手指上有兩個金戒指，打在腦

袋上，哪！要不起個橄欖大小的青包纔怪！還是和哥哥一同上學好。到學校裏，乘着先生打盹兒要睡，或是爬在桌上改卷子的時候，人不知鬼不覺的溜出去。在街上，或海岸上，玩耍夠了，再偷偷的溜回來，和哥哥一塊兒回家去吃飯。反正和哥哥不同班，他無從知道。哥哥要是不知道，母親就無從知道。母親不知道，父親也就無從曉得。家裏的人們很像一座小塔兒，一層管着一層。自要把最底下那層彌縫好了，最高的那一層便傻瓜似的什麼也不知道。想想！父親坐在寶塔尖兒上像個大傻子，多麼可笑！

這樣看來，逃學並不是有多大危險的事兒。倒是妹妹不好防備；她專會聽風兒，鑽縫兒的套小坡的話，然後去報告母親。可是妹妹好

說話兒，他一說走了嘴的時候，便忙把由街上檢來的破馬掌，或是由教堂裏拾來的粉筆頭兒給她。她便膏藥着小嘴，一聲也不出了。

而且這樣賄賂慣了，就是他直着告訴妹妹他又逃了學，妹妹也不信。

『仙！我檢來一個頂好，頂好看的小玻璃瓶兒！』

『那兒呢？二哥，給我吧！』

小玻璃瓶兒換了手。

『仙！我又逃了學！』

『你沒有，二哥！去檢小瓶兒，怎能又逃學呢？』

到底是妹妹可愛，看她的思想多麼高超！於是他把逃學的經驗有

枝添葉的告訴她一番，她也始終不跟媽媽學說。

『只要你愛你的妹妹，逃學是沒有危險的！』小坡時常這樣勸告他的學友。

小坡有兩個志願，只有他的妹妹知道：當看門的印度，（新加坡的大一點的舖戶，都有印度人看門守夜。）和當馬來巡警。

據小坡看：看門守夜的印度有多麼尊嚴好看！頭上裹着大白布包頭，下面一張黑紅的大臉，掛滿長長的鬍子，高鼻子，深眼睛，看着真是又體面又有福氣。大白汗衫，上面有好幾個口袋兒，全裝着，據小坡猜，花生米，煮豌豆，小檳榔，或者還有兩塊雞蛋糕。那條大花布裙子更好看了，花紅柳綠的裹着帶毛的大黑腿，下面光着兩支黑而

亮的大脚鴨兒。一天到晚，不用操心做事，只在門前坐着看熱鬧，所閒得不了啦，纔細細的串脚鴨縫兒玩。天仙宮的菩薩雖然也很體面漂亮，可是菩薩沒有這種串脚鴨縫的自由。關老爺兩旁侍立的黑白二將，黑的太黑，白的又太白，都不如看門的印度這樣威而不猛，黑得適可而止。（這自然不是小坡的話，不過他的意思是如此罷了。）

況且晚上就在門前睡覺，不用進屋裏去，也用不着到時候就非睡去不可。門前一躺，看着街上的熱鬧，聽着舖戶裏的留聲機，媽媽也不來催促。（老印度有媽媽沒有，還是個問題。設若沒有，那末老印度未免太可憐了；設若有呢，印度媽媽應該有多麼高的身量呢？）困了呢，說睡就睡，也不用等着妹妹，——小坡每天晚上等着妹妹睡

了，替她放好蚊帳，蓋好花毯，他自己纔敢去睡。不然，他老怕紅眼兒虎，專會欺侮小姑娘們的紅眼兒虎，把妹妹叨了去；把蚊帳放好，紅眼兒虎就進不去了。

『仙！趕明兒你長大開舖子的時候，叫我給你看門。你看我是多麼高大，多麼好看的印度！』

『我是個大姑娘，姑娘不開舖子！』妹妹想了半天這樣說。

『你不會變嗎？仙！你要是愛變成男人呀，天天早晨吃過稀飯的時候，到花園裏對椰子樹說：仙要變男人啦！這樣，你慢慢的就變成父親那麼高的一個人。可是，仙！你別也變成印度；我是印度，你再變成印度，咱們誰給誰看門呢！』

『就是變成男人，我也不開舖子！』

『你要幹什麼呢？仙！啊，你去趕牛車？』

『呸！你纔幹牛車呢！』仙坡用小手指頭頂住笑渦，想了半天：

『我長大了哇，我去，我去作官！』

小坡把嘴擱在妹妹耳朵旁邊，低聲的嘀咕：『仙！作官和作買賣是一回事。那天你沒聽見父親說嗎：他在中國的時候，花了一大堆錢買了一個官。後來把那一大堆錢都賠了，所以纔來開國貨店。』

『嘔！』仙坡一點也不明白，假裝明白了二哥的話。

『仙！父親說啦，作買賣比作官賺的錢多。趕明兒哥哥也去開舖子，媽媽也去開舖子。可是我就愛給「你」看門。仙，你看，我是多麼